

豪放词宗

苏东坡

李庆皋
王桂芝
著



长春出版社

豪放词宗

苏东坡

李庆皋 王桂芝 著



长春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晓辉 封面设计/泽 海

豪放词宗·苏东坡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

溪澜图文制排中心排版

高陵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90×1240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70千字

2003年5月第2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26.00元

点燃我们的心灯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宛如一条漫漫长河，在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中流淌过五千年的岁月。每当太阳升起，河水波光荡漾，大地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充满盎然生机的生命创造着智慧；每逢夜幕降临，苍穹中的群星透射出晶莹之光，凝视着黑夜中的生命，在期待中孕育着文明……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先贤哲人，用他们的行为、思想、成就，点燃了我们的心灯，给我们漆黑空寂的内心带来了一缕缕光明。我们渴望在生命里的每一天，去看、去听、去做、去感受……

本套图文双色传记包括司马迁、李白、苏东坡、唐伯虎和纪晓岚共五种，展现了他们的辉煌成就和内心世界，同时，根据各书的时代特点，还提供了精美的彩色插图。《千秋太史公——司马迁》，配有汉代的画像石（砖），给读者提供了汉代人们生活的形象资料；《浪漫诗仙——李白》则配有唐墓壁画和敦煌唐代壁画，即便于读者熟悉唐代帝都风情，也利于了

解当时的民间生活；《豪放词宗——苏东坡》插有宋画和苏东坡的书法，不仅能够了解宋代人的生活，也可一览词人在书法方面的造诣；《风流才子——唐伯虎》均插其杰出画作，以展示一代宗师卓越的才华；《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插有扬州八怪的作品，与“第一才子”相得益彰。

一位哲人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引起人内心深深的震动，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如今，仰望苍穹，星空依然璀璨清朗；而俯察内心，崇高的道德却需要我们在心中再次温习和呼唤。

心随先人在苍穹上的指引，体验他们内心的波澜，点亮我们的心灯，穿越漆黑的长夜，拥抱黎明的曙光——这就是我们在编这套书时的真实感受。



◇ 目 录

- ◆ 和仲要做范滂那样的人 /1
- ◆ “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16
- ◆ 小轩窗，正梳妆 /47
- ◆ 苏文擅天下 /64
- ◆ 巨变激流几多搏 /91
- ◆ 锐意报国何所惧 /118
- ◆ 西子湖畔风雨稠 /155
- ◆ 老夫聊发少年狂 /194
- ◆ “这回断送老头皮！” /224
- ◆ 东坡赤壁娶朝云 /262
- ◆ 狂放不羁骂司马 /295
- ◆ 不辞长作岭南人 /331
- ◆ 贬放天涯情未了 /359
- ◆ 难圆阳羨梦 /379



和仲要做范滂那样的人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十一月十九日卯时，天空突然浓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骤至。

川西古城眉山纱縠行苏家老宅在狂风骤雨中挣扎着。

老宅四周被高大繁密的毛竹包围着，形成一个不小的宅院。院内有一片菜地和一汪池塘。池塘被万条雨丝鞭打着，塘水恼怒了，咆哮着，汹涌着，冲过随风俯仰的毛竹，向城东岷江奔腾而去。

老宅坐落在池塘边上，远远望去，黑黢黢一片。当雷电瞬间闪耀时，那建造得颇为别致的屋舍，从黑暗中暴露出来，与左邻右舍茅草房大不相同，一色青砖青瓦，屋檐高起，好似哪朝高官居住过的府第。只是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老宅显得苍老而衰颓。

忽然，从一个窗口传出一个女人痛苦的呻吟！一声接一声，一声比一声大。

屋里亮起昏黄的烛光。

“夫人！怎么啦？”年轻男人被吵醒，烦躁地问道。

呻吟没有停止，也没有回答询问。雨，依然下个不停。



和仲要做范滂那样的人



王诜（1036—1093年以后），字晋卿，山西太原人，为“驸马都尉”。他除了吸取李成的长处外，并善其他各家画法，所以变化较大，喜画烟雨叠嶂一类的风景，能水墨，也能青绿。

●宋·王诜·渔村小雪图（局部）



“啊！你醒醒，夫人！”

年轻男人粗鲁地摇晃夫人两下。夫人常常夜里做些不着边际的噩梦。在梦中呼叫，大声说着梦话，他已经习以为常。夫人被唤醒，睁开眼睛，惊恐地凝视着坐在身边的丈夫，接着又向室内各处寻觅，问道：“夫君，僧人呢？他哪去了？”

“僧人？哪有什么僧人啊！你又做梦啦？”

夫人松了口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解释道：“你说怪不怪，十个月前，我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位老僧人，刚才梦里又看见他……哎哟！——快去叫彩莲……”

丈夫见妻子捧着隆起的肚子，疼得满脸是汗，又大声地呻吟起来，心里十分焦急，但又非常喜悦。

“要生了？生个儿子吧！”

他穿鞋下地，顾不上拿伞，赶紧推门出去喊奶妈任彩莲。就在这时，猛然一声巨响，天空被闪电照得一片惨白，接着又是一声炸雷，只见一团火球从门缝挤了进来，把他撞倒在地上，直奔床帐中的夫人而去。

床上的夫人看见那火球中好像有位僧人，身子颀长、干瘦，一只眼睛塌陷紧闭，另一只眼睛炯炯有神，灵光四射，跟自己梦中所遇一模一样，不由得大吃一惊，刚要张口发问，那火球与僧人，突然扑地，踪影皆无。而夫人则悠悠忽忽，昏厥过去了。

当奶妈任彩莲赶来时，一个新的生命已经降生了……

在婴儿啼哭声中，风消雨停云散，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把岷江染成殷红。波平浪静的江水，温顺轻柔地向南流去。

苏家老宅一派喜庆。

程氏卧房门前升起大红灯笼，门上挂了一条红布带。这是产房标志，以为警戒，阻止外人进入产房禁地。又因为生的是男孩，则在门的左边挂一“弧”，就是挂一张木弓，象征男性阳刚，预示孩子长大成人，定能建功立业，报效家国。这是古代西南地区的民俗。

夫人程氏抬头看看孩子，脸蛋粉嘟嘟的，小嘴轻轻吮动着，眼睛紧闭，眉毛又黑又长，眼皮透双，脑门硕大，闪着睿智，很像他父亲。突然，她想起临产时恍惚见到的那个僧人，连忙扭过头，闭上眼睛，叹了口气。她是信佛的人，不知这是喜是悲。

程夫人是眉山城首富、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十八岁嫁给苏洵为



● 苏东坡像

苏东坡是北宋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颇有影响；擅长行、楷，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创新意，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喜作枯木怪石。诗文有《东坡全集》等；有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前赤壁赋》《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妻，替苏家已生三女一子。两个大女儿早夭，小女儿苏八娘是前年才生下的。那一子取名景先，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全家人都盼望程氏能再生一个健康的儿子。

真是天从人愿，程氏果然给苏家又生了一个儿子！

奶娘任彩莲一直不停地忙碌着，仔细地给孩子洗身子，垫尿布，用小锦缎被轻轻地包好，然后放进小床里，喜欢得不停地自言自语夸赞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五官端正，将来长大必定大富大贵，没有注意程氏情绪异样。

程氏躺在床上，听了彩莲的喜庆话并不欢喜，那僧人的模样一直在心头翻腾着。这孩子是他投胎转世，还是他想窥视什么？他是仙僧还是魔鬼？程氏又叹口气，翻个身，仰面躺着，把目光移至屋顶棚。屋顶棚是去年新糊的，壁纸是夫君从都城汴京带回来的。夫君说京都人家最流行用这种壁纸，图案大方美观，每个方格中有一朵富贵花牡丹，象征着吉祥。程氏觉得牡丹花没有什么特别好看之处，满墙满屋到处都是粉红色，弄得人眼花缭乱！她索性把眼睛闭上，用绿色彩缎被子把头蒙上，不去看那使人心烦的牡丹花。

彩莲看出夫人的烦躁，心里一惊。她是程氏夫人从娘家带来的贴身丫头。在苏家老宅里，是夫人的知心人，最知道夫人的心思。今夜生了儿子，夫人怎么会不高兴呢？她给孩子盖好被子，小心地走到夫人身边，悄悄地低声问道：“夫人，不舒服吗？要不要做点什么吃？天都大亮了，雨也停了。我去厨房……”

“不，不用。”程氏掀开被，摇摇头道，“彩莲，老太爷来过吗？”



和仲要做范滂那样的人



“来过了。”老太爷是指苏洵的父亲苏序，上上下下都这样称呼他。
“老太爷在门口问，是不是孙子？我说是孙子。老太爷高兴地说，是孙子就好！说完就走了。老太爷就知道要孙子。”

程氏微微抿了抿嘴，但没有露出笑容。

“去把他爹叫进来……”

“他爹”是指夫君苏洵。按照习俗，女人生孩子，任何男人，包括丈夫在内，都不能进产房。彩莲瞅着程氏，好像不明白夫人这话的意思，劝道：“夫人，你得睡一会儿歇歇了。”

她想把夫人的话岔开，阻止苏洵进产房。

“不，把他爹叫进来，我有事告诉他。”程氏固执地坚持道。

彩莲知道她的脾气，她决定做的事情，你就别想劝住她不做。可是，忠诚于主人的善良心肠使彩莲又不能闭口不劝告，于是为难地小心地道：“夫人，两个月前，我生路儿时，不是你对我说，不要让阿路爹进产房吗？男人进产房不吉利呀！”

程氏突然拉长脸，不言语了。

彩莲知道夫人生气了。刚刚生下孩子，是万万不可恼怒生气的，赶紧笑嘻嘻地和解道：“好啦好啦，我把老爷请来就是啦！”

任彩莲无可奈何地退出产房，心里还在抱怨程氏不听自己劝告，担心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

红日高升，阳光透过窗棂，探视着小床上的婴儿。孩子吮饱奶娘彩莲的乳汁，甜甜地睡着了，红扑扑的小嘴不时翕动着。

房门轻轻推开一条缝，探进一个头，先看一眼小床上的孩子，进而冲着程氏嘿嘿地笑道：“夫人，还没睡呀？折腾了一夜，应该睡一会儿才是。夫人想吃什么，吩咐奶娘彩莲就是了。”

“夫君……”刚一开口，程氏不由得哽咽，说不出话。

夫君苏洵心里一惊，急切地说道：“夫人，莫哭莫哭，有话慢慢讲嘛！”

程氏见夫君依然站在门槛外面，不肯越雷池一步，心里一阵难过，索性用被把头蒙上。

苏洵猜不透夫人是在继续哭泣，还是哭罢欲睡，不明白她生下个健壮的大儿子，如愿以偿，为什么还不满意。他摇摇头，仍旧没有跨过门槛，嘟囔道：“夫人，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要听话，不要任性发脾气。”他见妻子不言语，以为妻子听从自己劝慰，不再使性子，浑身一阵轻松。

从窗棂钻进来的阳光，慢慢爬过小床栏杆，轻柔地吻着儿子粉嘟嘟



的小脸蛋。苏洵心里暖洋洋的，真想走过去抱抱儿子，亲亲儿子。但是，他忍住了！他不愿意让父亲生气发火，骂自己不懂规矩，尤其不忍心由于自己任性妄为进了产房，给他们母子俩带来不吉利。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春花烂漫季节，苏家小儿已过百日，还没有为儿子想好名字，这不免使程氏有些焦急。

而苏洵自儿子出世之后，比以前更加游荡无度，每晚回到家里，总是醉醺醺的。程氏越发认为是那僧人带来的不幸，心中十分不乐。

苏洵推开屋门，夜月皎洁，泻进一片银色。程氏迎上前，扶住丈夫，柔声道：“夫君，先喝杯解酒茶吧。”

“不，不用。我——我没醉。”

苏洵口齿不清地辩白着，推开夫人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到椅子前，一屁股坐下，把程氏送到嘴边的茶喝下肚里，顿然觉得心胸畅快，头脑清爽，睁眼看见妻子正凝视自己，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

程氏问道：“孩子已经过百日，该给他起个名字啦。”

孩子出世后，苏洵就在琢磨孩子的名字，但一直没想好，翻阅好多典籍，查了不少字书，都没找到一个恰当的名字。他摇摇头，权作回答。

“咱大儿，取名景先。这第二个儿，如果按排行顺序：长仲叔季……他是仲。先按长幼顺序给他起个乳名，以后长大出去上学时，再起名与字，未为迟也。”

苏洵觉得妻子说得有理，高兴地回道：“好！先起个乳名。景先身子骨太弱，就给这孩子起个平安康泰之类的小名，怎样？”

程氏心想，愿老天爷保佑他和乐乐、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不要出差错，不要遇坎坷，没有高官厚禄，不能光宗耀祖也成！

“夫人，不同意吗？你在想什么？”

“唉！又想起那个僧人……”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那是做噩梦，不会有这等怪事，不要胡思乱想啦！我从不相信这个，你也不要相信。”

这些话，程氏也记不清丈夫说了多少次。满月后，第一次向丈夫讲述那僧人，苏洵就不相信。曾为她解梦，说那是因为在雷雨之夜太紧张，太恐惧，生孩子时太疼痛所产生的幻觉。平常人在暴风雨之夜都会做噩梦，产生幻觉，何况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呢？丈夫不相信佛家那些“轮回”之说，程氏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一时是难以忘却那个僧人的。



程氏想了想，说：“夫君，就按你的意思，叫他仲和吧。取‘和’字的和和美美、和和和气、和和和平，孩子平平安安，健康成长。”

“行！和气致祥，是个好名字。”

苏洵不想再跟妻子说什么。此时他心里装满了“治学”与“治生”的矛盾。自从孩子降生之后，他忽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猛然加重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吊儿郎当地只知玩乐。养家糊口，像二哥苏涣那样考进士，出外为官，光宗耀祖，这才是一个男子汉必须做的，否则连妻子和长大后的儿子，都会耻笑自己的。然而，自己早过“既冠”之年！更令他难以解脱的是，如果自己发愤去“治学”，那么，妻子儿女以及老父亲谁来照顾？他长叹口气，握紧的拳头猛然砸在桌子上，桌上的杯子和水壶都禁不住跳了两下。

程氏吃了一惊，夫君为何事发这么大脾气？如果不同意“和仲”这个名字，还可以另外商量别的名字嘛。她转身见丈夫两手捧着头，头在两手中间摇晃着，现出无可奈何痛苦的模样，惊问道：“夫君，怎么啦？刚刚还好好的，你这是哪儿疼痛？找医生看看吧！”

“不，不是。是我……唉！”

苏洵摇摇头，长叹不已。

“贱妾嫁至苏家，与夫君从未发生过龃龉，也未因一点小事红过脸。夫君有什么话不能对贱妾说呢？如果贱妾做错了什么事情，务请夫君……”程氏欲言又止，不觉眼圈一红，流下一滴眼泪。

“哎呀！夫人，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只是，这……实在让我难以开口！”

苏洵急躁地站起身，在地上转了两圈，见程氏泪眼婆娑，低头默语，似嗔非嗔，突然站住，像下了决心，道：“夫人，不是我不想把心里话讲出来，唉！难啊……”

“夫君，有天大的难处，说出来，我们夫妻共同承担。”

程氏把眼泪擦干，一双秀目，流露着期盼。

苏洵双手合在一起，搓来搓去，又作了一番斗争，终于痛苦地道：“二哥来信询问大哥病况。责问我年及而立，为什么还游荡乡里而不知光耀门庭，如同乡野小儿！二哥历述自唐代女皇则天朝，先祖苏味道官居宰相之后，苏家门庭式微，几代务农，现今只有二哥出蜀在外权任主簿、司法、承事参军之类小官，如何光宗耀祖，振兴家门啊！”

程氏心中大为震撼，原来夫君为振兴家门而苦恼，她暗暗高兴，轻



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轻地打破沉默，柔声道：“光耀祖宗，振兴家门，为君王分忧，为家国效力，乃亘古男儿之鸿志！二哥所言极是！不知夫君有何打算？”

“我……我何尝不想……唉！”

沉默良久。

程氏并不急于逼迫丈夫讲出自己所思所想，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他不会轻率讲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丈夫是个稳健之人，每件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决断之后，才会讲出来。而讲出来的决断，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果然，苏洵又从竹椅上抬起身，走到程氏面前，双目炯炯，似有所求地盯视夫人一瞬间，然后垂下眼帘，无奈地道：“我自视从现在开始发奋苦读，赴京应试，还可以拼搏一番！但是，大哥重病在身，二哥外出做官，父亲年迈，苏家只能靠我主持家政，维持生计。如果我一意发愤治学，一大家人的生活，如何是好？”

程氏听罢丈夫的心里话，兴奋地站起来，抓住夫君的双手，满眼热泪，道：“今日夫君所言，贱妾早就想说而未能说出口啊！夫君果然是位有志气的君子，实乃苏门之大幸！夫君不要因为家事而放弃苦读经书，振兴门庭，效命君前。贱妾情愿受苦受累，替夫君照顾年迈公爹和重病兄长，还有养育我们的孩子。请夫君放心好啦！”

苏洵动情地注视着程氏。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将落在妻子一人肩上，他明白未来日子的艰辛，心里涌动着无限激情，把程氏拥到床边坐下，把嘴唇送到程氏耳边，轻声地喃喃道：“贤妻……允明想……不知道怎样……允明一定报答……”

一阵带着浓烈酒气的热浪，扑在程氏脸颊上，痒痒的，又犹如一座大山压在身上。她没有听清丈夫断断续续嘟囔些什么，只听得丈夫自称他自己的字“允明”；在庄重严肃场合才称呼字，丈夫是怎么啦？丈夫火一般的感情，骤然包围了她，拥抱了她。她顺从地幸福地闭上眼睛，心中也燃起朵朵温馨的火花。



和仲要做范滂那样的人



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程氏又生下一男孩，起名为同叔。

和仲七岁那年夏天特别闷热。苏家老宅后园毛竹树上的蝉鸣声声，烦躁不宁。没有一丝风，坐在树阴下，也不觉得凉快。

程氏怀抱四岁的同叔，汗流浃背，苦不堪言。同叔长得胖，因为燥热，身上起了一片片的红疙瘩，不停地哭闹着。程氏给孩子扇着扇子，心里盼望着树阴下的那个老尼姑赶快离开。她是客人，不主动告辞，作为主人不能赶她走。

和仲亲昵地趴在老尼姑的腿上，专注地倾听着她在讲什么。这孩子就喜欢跟出家人说笑玩耍、听故事。老尼姑是苏家常客，每次一来，和仲就不离左右地缠着她。她也不嫌弃孩子吵闹。一个从来没有生育过儿女的老尼姑，这般喜爱孩子，流露着天生的母爱，真让人感动。

程氏今日心里烦，见儿子跟老尼姑那股亲热劲，不由得皱起眉头，呵斥道：“和仲儿，过来，别缠着大师奶！天这么热，让大师奶清静一会儿。”

“妈妈，大师奶讲的故事可好听啦。”

和仲头也没回地嘟囔一句，一副专心致志的模样。

大师奶微微颌首，满脸皱纹慢慢绽开来，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和仲的头，笑道：“阿弥陀佛，这孩子悟性太高，将来一定是位治国良臣。老衲给他讲后蜀国君孟昶宫中的趣事。”

“大师奶，您老歇一会儿吧。看这热天，累坏您的身子。”

“和仲妈，看您说的，今年老衲九十岁，不怕冷不怕热，身子骨结实着哩。”

和仲见大师奶中断故事，只顾跟妈妈闲谈，很不高兴，扭过头来，冲着妈妈发脾气：“妈妈，别捣乱好不好？求您啦！”

程氏见儿子在客人面前骂自己“捣乱”，有些生气。真想厉声教训儿子一顿，但是，在老尼姑面前实在不好发作。老尼姑的师父跟苏家是远亲，听说老太爷苏序称她师父为表姨娘。程氏未见过她，也弄不清他们之间的辈分。

“阿弥陀佛，和仲，不该这样跟妈妈讲话。爹爹外出远游求学，你要听妈妈的话。”

“大师奶，我懂。快讲花蕊夫人的故事吧。”

和仲缠着老尼姑，央求她接着讲故事，不理睬妈妈是否生气。



老尼姑忽然板起面孔，推开和仲的小手，严肃地道：“不行！去向妈妈道歉，说下次不敢了。阿弥陀佛，去吧！有志气的男儿，知错必改。”

和仲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垂着头，走到妈妈面前，抬眼看见妈妈满面怒容，害怕了。爹爹半年前离家游学时，拉着自己的手说：“和仲，你要记住！哥哥景先死后，爹爹不在家，你就是家里的长兄，应当照顾好妈妈，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懂吗？”他似懂非懂地答应着，只记住要听妈妈的话，做个乖孩子。可是，今天却当着大师奶的面，说妈妈“捣乱”太不应该了！

“妈妈，和仲给您跪下磕头。妈妈，原谅和仲吧，和仲要听大师奶讲故事哩。”

孩子一跪下，程氏就原谅了儿子的过失，微微笑道：“这么喜欢听大师奶讲故事，我看你就跟大师奶进尼姑庵出家吧。”

“妈妈此话可是当真？”

程氏看着儿子仰起的脸蛋，粉红娇嫩，双目炯炯，天真无邪，知道自己说走了嘴，儿子把自己的话当真了，便用话岔开儿子的追问，道：“和仲站起来，给妈妈说说，大师奶讲了些什么？妈妈也喜欢听故事。”

和仲听妈妈也喜欢听故事，非常高兴，从地上跳了起来，道：“大师奶说她年轻的时候，经常跟随师父到蜀国王宫里，拜访国君孟昶妃子花蕊夫人。有一天夜里，天气非常闷热，花蕊夫人陪伴国君来到摩河池上乘凉。在乘凉时，花蕊夫人填了一首小词。词牌叫〔玉楼春〕。哼唱给国君听。孟昶听后很高兴，很喜欢这首词。”讲到这儿，回头看一眼大师奶，“孩儿想知道这首〔玉楼春〕词。大师奶还未来得及说，妈妈就……”

大师奶听罢，哈哈大笑道：“阿弥陀佛，说来说去，还是你妈妈错了？你这小子！”

“不是。大师奶，您就把词说出来嘛。妈妈也喜欢听。”

程氏知道自己儿子的脾气：固执，难缠，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就会千方百计弄到手，于是也帮着儿子求情道：“大师奶，您就积德行善告诉他吧。他父亲不在，这孩子……唉！”又转身对和仲嘱咐道：“大师奶告诉你这首词，听完就到别处玩去，不要再缠着大师奶啦。”

大师奶咧嘴笑着，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般清晰可见。她穿件青蓝粗布长袍，手里擎着一串念珠。念珠不停地在她手中滑动着。大师奶清了清嗓子，不再说话，轻轻地吟唱道：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倚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程氏是位有文化教养的妇女，幼年即喜读诗书，对于这些流行的小词，也会哼唱几首，比如〔望江南〕〔南歌子〕这些简单短小的。〔玉楼春〕这个词牌，她是第一次听人吟唱，觉得耳目一新，清凉空灵，心里暗暗地背记着。

“和仲，能不能把这首小词吟唱一遍呀？不必急，不必急，改日老衲再来听你吟唱。告辞了，和仲妈！叨扰，叨扰，阿弥陀佛！”

老尼姑边施礼边往园外走。

程氏边还礼边相送，殷切地嘱咐再来。

突然，和仲跑到妈妈面前，拉住妈妈的衣襟，道：“妈妈，刚才不是说让和仲跟大师奶去庵里出家为僧吗？妈妈，现在我就跟大师奶去了。”

说着，转身跟在老尼姑背后，就往园外走。这可吓慌了程氏，儿子真的去出家，夫君回来如何向他交代？忽然又想起那僧人之事，果然是他在其中做怪！和仲平日喜欢跟僧人道士尼姑在一起玩，现在又要出家为僧，这还了得！

“和仲！快回来！刚才是妈妈跟你说着玩哩，哪能当真？傻孩子！”

“妈妈怎能跟孩儿戏言？”

“和仲！你爹爹回来会生气的。”

提起父亲，和仲软了。家中事情，没有父亲同意，是不能做的。自己出家为僧，当然必须父亲同意才成。

老尼姑站住脚，转身笑道：

歸去來兮辭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餌無儲粟生之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塗會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予

● 宋·苏轼·归去来辞（局部）





“和仲，妈妈说得对，你要出家为僧不难，只要父亲同意就成！现在父亲不在家，就不能擅作主张。”

程氏是个要强的女人，儿子在老尼姑面前抓住自己一句话不放，让自己没有台阶下，好不尴尬。送走老尼姑，转过身，板起面孔，厉声道：“和仲，跪下！”

“妈妈，孩儿做错了什么事情？”和仲瞪视着妈妈，怀疑自己听错了。

“还敢顶嘴！阿路，拿戒尺来！”

阿路是奶娘任彩莲的儿子，大和仲几个月，充当和仲的书童和小跟班，他见夫人真的生气了，不敢怠慢，撒腿跑出后园，不是去拿戒尺，而是到后屋找自己的娘任彩莲，慌慌张张地道：“娘，夫人要打少爷，快去救少爷！”

“为的啥子事哟？刚刚不是听大师奶讲故事吗？”

“娘，快去吧！我也不知道。”

奶娘边问边往后园紧走。和仲是吃她奶水长大的，比自己亲生的路儿还要亲。当年为了奶和仲，让少爷吃饱，只得叫路儿喝羊奶，稍稍长大，就跟大人一样吃饭，因此路儿的身体远不如和仲结实。

没有进后园，奶娘就高声数落和仲道：“哟！少爷呀，怎么又惹你妈生气啦？”进得后园，见程夫人脸色铁青，非常难看，知道今日之事非同一般。看见和仲垂手低头，站立不语，明白少爷的执拗脾气又上来了，赶忙劝道，“我说少爷呀，老爷不在家，你是想把妈妈气病吗？快跪下，向妈妈认个错，说以后不敢了，乖乖地听话，啊！”

和仲已经跟妈妈理论半天，妈妈气更大了，他才闭上嘴，见奶娘来了，像见到了救星，“哇”的一声，委屈地哭起来，扑进奶娘怀里。

彩莲抚摸着少爷的头，柔声地劝道：“乖孩子，别哭。来来，跪下，给妈妈磕个头，说错了。好，真乖。”

和仲顺从地跪下，按奶娘的吩咐，向妈妈认了错。

程氏明白儿子心里并未认错，想给儿子讲讲道理，让他口服心也服。但是，那实在太难了，这事情只有等他父亲回来，让他父亲教训了。

第二年春天，苏洵才从外地游学返蜀，听说儿子要出家为僧的事，非常生气，当即决定把他送到眉山天庆观北极院乡校学习。

这所乡校规模不大，先生是位老道士，名叫张易简，颇欣赏和仲的聪颖。而苏和仲更敬佩先生渊博学识及修炼的道术，于是结成了忘年之